韩伟：湘江战役弹尽粮绝纵身跳崖

2026年7月中旬，记者在北京采访开国中将韩伟之子韩京京时，他透露：“1986年之前，我从未听父亲提起过湘江战役。”

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打得最惨烈的一仗。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，由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，韩伟所在的红34师约6000名闽西子弟几乎全部牺牲在湘江东侧。

1986年春，韩伟受邀写红34师参加湘江战役的回忆文章。韩京京方知，父亲当年面对敌军追击，在弹尽粮绝后被迫跳崖，由当地百姓救起，才保住了性命。



抗日战争时期的韩伟，摄于1941年。



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雕塑。

摔了一跤，认识了毛委员

1906年，韩伟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南阳乡第八村（今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道郑田村）的一个铁匠家庭。9岁时，他跟随父亲搬迁至江西安源，进入路矿工人子弟学校读书。

安源路矿是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。1922年，安源路矿当局连续3个月拖欠工人工资，使本就困苦的工人生活陷入绝境。当年9月，毛泽东、李立三、刘少奇等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。

16岁的韩伟高呼“从前是牛马，现在要做人”的口号走上街头，成为他参加革命的起点。

1924年，韩伟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，并担任安源到长沙间的“小交通”：以往返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借书还书为掩护，为毛泽东、李立三、刘少奇等人传递信件。

有一次，韩伟送信途中钱被偷了，一路没吃饭。他走出书社时天下着雨，又累又饿，心情郁闷，脚下一滑摔倒了。刚巧毛泽东那天也在书社，他问明情况后，给韩伟找来锅巴吃，还给了一些零钱让韩伟买船票。

韩京京回忆，父亲晚年讲起这件事就会笑：“我摔了一跤，认识了毛委员。”

1925年9月，安源发生“九月惨案”，工人运动遭到镇压。韩伟与组织失去联系，辗转去了广州，报考黄埔军校四期插班生，后由党组织安排加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4团教导队（即叶挺独立团，史称“铁军”），参加了北伐战争。

“父亲原名韩勋琴，毛主席喊他‘琴伢子’，报考黄埔时他自己改了名字，意思是要干一番伟大的事业。”韩京京说，父亲在“铁军”受到严格的锻炼，随军参加了攻打汀泗桥、贺胜桥、武昌城等一系列战斗。

1927年，韩伟参加秋收起义、三湾改编。其间，毛泽东曾拉他彻夜长谈，还送给他一个笔记本，并亲笔在扉页上题写：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

“父亲还经历了井冈山会师，中央苏区的开辟和发展以及历次反‘围剿’斗争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步一步成为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”韩京京介绍。

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，开始长征。韩伟时任红五军团34师100团团长，该师奉命于10月中旬出发，走在中央红军的最后面。

弹药打光，用刺刀、枪托与敌人拼杀

1934年11月下旬，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，抵达广西桂林北部的灌阳、全州、兴安一带，准备横渡湘江前往湘西，与贺龙、萧克率领的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师。

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，调集数十万大军在湘江流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，企图将中央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、潇水以西。

11月25日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强渡湘江命令。中央红军为了迅速渡江摆脱危局，昼夜兼程向湘江攻击前进。队伍行进中，红一、红三军团分列在队伍前方，中革军委的“红星纵队”和中央政府的“红章纵队”紧随其后，红八、红九军团完成战役佯攻后，由道县进入灌阳，红五军团殿后。

“红34师担任全军后卫。”韩京京介绍，当时，中革军委给红34师的命令是：坚决阻止尾追之敌……万一被敌截断，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。

11月27日，红一军团主力率先渡过湘江，并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脚山铺一线的渡河点，架设起浮桥。但由于李德、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，中央纵队携带大量辎重，拖累了行军速度。韩伟生前回忆，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，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头，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。

飞机在头顶轰炸，炮弹从四面八方呼啸着落下，枪林弹雨中，红军将士成批倒下。12月1日，经过数日鏖战，鲜血染红了湘江水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终于渡过湘江。而此时的红34师在后方连续阻击10倍于己的敌军已历时四五天，几乎弹尽粮绝。

韩伟在回忆录《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》中写道：“弹药打光了，红军指战员就用刺刀、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，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。阵地上空铁火横飞、前沿工事被摧毁，但同志们仍英勇坚守阵地，顽强战斗。”

红34师行进至距离湘江仅十几公里的安和镇时，遭遇桂系军阀堵截，陷入重围。师长陈树湘当即决定，突围返回湘南打游击。但转战至灌阳县洪水菁村宿营时，次日拂晓，他们又遭遇桂系军阀偷袭。

当时，红34师已不足千人，包括师政委程翠林在内的大批干部已牺牲。陈树湘对韩伟说：“老韩，你带师主力返回湘南，我带101团做最后掩护。”这一次，韩伟违抗了军令：“你是红34师师长。只要你突围出去，我们师的番号就能存在，我带100团掩护。”

“父亲和陈树湘从秋收起义相识，先后负责过毛泽东、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，又一起战斗在井冈山、赣南、闽西，十分默契。”韩京京说，最后的掩护意味着牺牲，两人都知道对方的心思，他们最后约定：万一突围不成，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。这句话，成了红34师最后的誓言。

突围时无路可走，纵身跳下山崖

“父亲生前一直说自己是‘幸存者’。”记者采访时，韩京京几度哽咽。

宝界岭轿顶山是广西北部灌阳县与兴安县的界山，海拔1651米。

韩京京介绍，父亲率领红100团仅剩的一百五六十人掩护师主力突围后，边打边撤。打到轿顶山一线时无路可走，弹尽粮绝后，父亲率领余下战友，纵身跳下轿顶山。

陈树湘则在突围中身负重伤昏迷，不幸在道县被俘。敌人用担架抬着他要送往长沙邀功，陈树湘用手从腹部伤口掏出肠子用力扯断，牺牲时年仅29岁。红34师的番号从此从红军组织序列中消失。

韩伟跳崖后，和另外两位战友受灌木阻挡，大难不死，被上山采药的兴安县土郎中王本生（音）搭救。三人藏在王家的红薯窖躲过了敌人搜寻。伤势好转后，他们脱下军装，一人拿了一根扁担扮作挑夫，背着王家炒的几斤糯米粉，去找红军队伍。

韩伟去世后，韩京京在兴安县漠川乡协兴村找到了当年救起他父亲的土郎中后代，那口红薯窖还在。

“我死后，把骨灰放到闽西去”

2026年8月初，位于黄陂的长乐园陵园将军园内，韩伟的半身雕像静静伫立在苍松翠柏之间，将军面部线条硬朗，眉头微敛，抬眼望向远方，神情坚毅肃穆。

“父亲对我很好，从没打骂过我，但他总是不苟言笑……”韩京京告诉记者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淬火成钢，父亲身上就有着强烈的、经过战火淬炼出来的特有气质。

韩伟的骨灰并未安葬在家乡黄陂，而是安放于福建龙岩的闽西革命公墓。韩京京介绍，韩伟是闽西革命公墓安放的唯一一位非福建籍将军。

1929年初，韩伟随红四军入闽后，长时间战斗在闽西，曾任中队长、大队长、团长、师长、福建军区参谋长，部队缩编后，又担任团长。他被当地人称为“扩红团长”，经他扩充的红军不下四五千人。

韩京京介绍，红34师正是在闽西苏区组建壮大，约6000名将士绝大多数来自永定、上杭、长汀、宁化、连城等闽西8县，牺牲时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，这成为了父亲毕生的遗憾。

1992年4月8日，韩伟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6岁。临终前，他嘱托儿子、儿媳，“把骨灰放到闽西去”。

“父亲是想用他的骨灰，来告慰那些牺牲的闽西子弟和他们的父老乡亲。”韩京京回忆，安放骨灰那天，天下着蒙蒙细雨，他抱着父亲的骨灰来到闽西革命公墓，上百位得知消息的老同志自发聚集在公墓，给父亲送行。他们说，“扩红团长”回来了，我们来看看他……

文/记者孙笑天
图/记者胡冬冬翻拍